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九十五回 因舊恙筵上談醫 結新交庭中舞劍

話說那個女道童手中拿著兩封信遞給林之洋道：「是唐、顏二位仙姑家書，拜煩順便替他寄去。」林之洋把信接過，正要細細盤問，那個女道童忽然不見，迎面卻站著一個青面獠牙宛如夜叉一般，吼了一聲，奔了上來。林之洋連說：「不好！……」直向山下飛跑，那夜叉也隨後跟來。林之洋跑到船上，忙叫放槍。眾水手放了幾槍，雖打在他的身上，那夜叉只當不知，仍是吼叫連聲，要向船上攔來。嚇的眾人慌忙開船。林之洋連日上山辛苦，又吃這一嚇，竟自渾身發燒，臥牀不起，足足病到次年三月回到嶺南，還未大好，呂氏把兩封信送交林氏，林氏看了，知道閩臣看破紅塵，不肯回家，只哭的死去活來。顏崖接了妹子之信，也是訴說看破紅塵之話，並囑哥哥即到小瀛洲投奔洛承志，日後勤王，立點功業，好謀個出頭之日。顏崖得了此信，約了婉如丈夫田廷一同前去，並托小峰向洛紅葉要了一封家信。原來小峰自閩臣起身後，日日跟著顏崖、田廷習武，甚屬投機。去年同多九公說了，把秦小春配了顏崖。今見顏崖、田廷要到小瀛洲，即向母親說知，也要跟去碰碰機會，顏崖把家眷托多九公照應了，同了小峰、田廷向小瀛洲進發。路上恰好遇見廉亮、尹玉、魏武、薛選，都因武試落第回來，一路同行，頗不寂寞。

大家談起行藏，小峰把實情說了，廉亮等四人都有願去投奔之意。顏崖道：「咱正愁人少不能壯觀，若得四位兄長同去，添了許多威風，那更妙了。」

七人曉行夜住，這日來到小瀛洲山下，顏崖把信交小卒投了，史述同洛承志、宋素迎下山來。大家見禮，彼此問了名姓。顏崖把眾人來意及大家姊妹都是同年的話說了。史述見七個人相貌堂堂，威風凜凜，如同七隻猛虎一般，□分歡喜，即請上山。小卒在前引路，進了山寨，只見裡面有兩個少年大漢迎了出來，一個面如重棗，一個臉似黃金；都是虎背熊腰，相貌非凡。彼此也見了禮。洛承志指著紅面少年道：「這位是我們各家姊妹的世兄，乃禮部尚書之子，姓卞名璧，那黃面的乃新科才女燕紫瓊之兄，名叫燕勇，我們雖然初會，但各家姊妹卻久已相聚多時了。」史述把七人名姓來意也向二人說了。大家敘談，甚是相投。

顏崖問起後寨有無家眷在內，洛承志道：「史家哥哥嫂夫人就是新中才女，姓辛名銀蟾；燕勇哥哥娶的是史家嫂嫂令妹名辛玉蟾；宋素哥哥娶的是燕勇哥哥令妹燕紫瓊；卞璧哥哥尚未定婚；小弟賤內是宋家哥哥令妹；都是前歲在此完姻，家眷都在後寨。後面房屋甚多，略為稍停，七位哥哥自應也將家眷接來在此同居，才覺放心。」眾人點頭。

史述命人擺了酒席，□二位公子各按年齒坐了。酒過數巡，顏崖道：「卞家哥哥為何不隨任京華？到此幾年了？」卞璧歎道：「提起此話甚長：小弟於三歲時染了驚風之症，一病垂危。彼時合家正在悲泣，適值有一道人化緣，問知此事，把我看了，說尚有一分可救，如肯給他抱去，等他醫好，再抱來送還。那時我家父母因我業已無救，只好隨他抱去。誰知他竟把我治好！」

廉亮道：「這個道人也就非凡，莫非是位仙家麼？」卞璧道：「此人並非真是道人，乃隴右寒士，當年上京不第，流落京師。家父念他斯文一脈，延請管理書啟，時常周濟；後來他父母殯葬各事，也是家父幫他辦理。此人更為感念，只恨無以報答。那年小弟染了驚風，他原有奇方可以療治，無如當年先兄也於三歲時染患驚風，此人獻方，我家父母聽了醫家之語，竟不肯用，以致耽擱無救；所以到了小弟染患此症之時，不敢再去獻方，只好托了一個道家，暗用此計，把小弟騙出。他即替我推拿服藥，竟自醫好。他辭了家父，到了小弟帶到隴右，就在他家住了多年。」

薛選道：「此人是何名姓？那時既將哥哥治好，為何不送還伯伯，卻帶回他鄉，是何道理？」卞璧道：「這人乃史家哥哥族兄，名叫史勝，素精岐黃。他因母病不能治好，立誓不再談醫。他將小弟療治，實因要報家父之情。乃至治好，不將小弟送還，更有深意。至今談起，猶令人感激涕零。」田廷道：「不知有何深意？」卞璧道：「他因驚風一症固因受熱、受寒、受風，以及傷食、痰火，皆可染患。但富貴人家惟恐小兒受涼，過於愛護，莫不由於受熱而起。他恐把我送回，日後再染此症，即難醫治，同此特將小弟帶到他家，相待如同手足。好在他自從做了這件好事，凡百事務，莫不如心，連那從不生草的不毛之地也都豐收起來，家運大轉。起初延請西席教我唸書，過了幾年，又請教師教我騎射，習學武藝。他本要將我送到史伯伯麾下謀一出身，因我年紀尚小；後來因聞史、洛二位哥哥在此，才把我送到山上。到此已三個年頭了。」

魏武道：「那時哥哥所服是何妙藥，可能百發百中麼？」卞璧道：「我聽史家哥哥說：小兒驚風乃第一險症，醫家最為棘手，歷來小兒因此喪命的固多，那療治詭錯的也就不少。即如今人凡遇小兒驚風，不論寒熱，不問虛實，總以一派金石寒涼之藥投之，如牛黃丸、抱龍丸之類，最害人不淺。即使百中治好一個，那知受了金石之毒，就如癡呆一般，已成廢人。他說：你要曉得小兒驚風，其症不一，並非一概而論，豈可冒昧亂投治驚之藥。必須細細查他是因何而起。如因熱起，則清其熱；因寒起，則去其寒；因風起，則疏其風；因痰起，則化其痰；因食起，則消其食。如此用藥，不須治驚，其驚自愈，這叫做『釜底抽薪』。再以活蠍一個，足尾俱全的，用蘇薄荷葉四片裹定，火上炙焦，同研為末，白湯調下，最治驚風抽掣等症。蓋蠍產於東方，色青屬木，乃足厥陰經要藥。凡小兒抽掣，莫不因染他疾引起風木所致，故用活蠍以治其風，風息則驚止。此史家哥哥因傷了兒女無數，臨症極多，方能得此不傳之秘。如無活蠍，或以醃蠍泡去鹹味也可，但不如活蠍有力。小弟只吃了數□個活蠍，又服了幾劑清熱的藥，並未吃過牛黃、抱龍之類，病倒好了。當日在家，那些小兒科用的總是一派驚風的藥，那知越吃越離『鬼門關』近，這樣治病，無怪又生出鬥毆的事來。」

小峰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卞璧道：「那大方脈對小兒科道：『我把年紀大的都醫的變成小孩子給你醫了，你為何總不教他長大給我醫呢？』因此把小兒科痛打。豈非又生出鬥毆的事麼？」大家不覺大笑。

顏崖道：「小弟向有便血之症，不知這位史家哥哥可有妙方，拜煩便中替我問問。」卞璧道：「凡便血以柏葉炒成炭，研末，每日米湯調服貳錢；或以柿餅燒存性，亦用陳米飲調服貳錢；連進□服，無不神效。這也是目睹的秘方。」

飯罷散坐。洛承志道：「燕家哥哥向來飯後總要舞一回劍，今日為何把這工課擱了？」燕勇道：「剛才俺見他們七位哥哥所帶器械莫不雄壯精緻，想來技藝必是高強，所以不敢班門弄斧。」

尹玉道：「小弟向在海外只知讀書；因前歲廉家哥哥到了舍下，忽要習武，家父請了教師，小弟這才隨著學了兩年。雖然勉強進了武學，其實並無一技之長。向日在家屢要學劍，奈教師此道不精，不過敷衍教了兩個勢子，卻是一毫無用。哥哥既精此技，倘蒙指點，情願拜從為弟子。」燕勇道：「大家弟兄相聚，原該彼此切磋，兄長為何說這客套話？若是這樣，小弟倒不敢亂談了。」眾人道：「燕家哥哥說的不錯，以後都不准客氣，才見我們弟兄親熱。」

燕勇道：「尹家哥哥向日既學過兩個勢子，何不給俺們看看呢？」尹玉道：「小弟正要求哥哥指教。」即將衣服結束，掣出寶劍，就在庭中使了幾路，燕勇道：「哥哥身段倒是四平八穩，並且轉動盤旋極其輕捷，手腳亦極靈便，真是絕好質地。可惜被這庸師欺騙，諸法全未講究。如果要學，小弟倒可指點。但必須把舊日這些步法、勢子盡都棄了，從頭另外講究一番，慢慢學去，才能日見具妙。」尹玉道：「當日那教師原說過他不諳劍法，不過胡亂學兩路欺那外行，若進戰鬥，必須另求明師才能有濟。今聽哥哥之言，果然不錯。可見教師並非有心欺人，竟是苦於不諳。應如何習學之處，尚求指示。」

燕勇道：「古之劍可施於戰，自古帝王各有劍士，至劍士之多，莫過我朝太宗。太宗有劍士千人，都有萬夫不擋之勇，惜其法不傳。斷簡殘編中雖有一二歌訣，亦不詳其說。近有好事者得之朝鮮，其勢法俱備，小弟略知其詳。即如初學先要曉得眼法、擊法、刺法、格法、洗法，這些勢子，俺都有圖，哥哥且看了，小弟再慢慢指點，自然就能領會。還有兩首劍訣，可惜後面一首遺失二句，現在只存得□四句，待俺念來：

電掣昆吾昇太陽，一升一降把身藏。搖頭進步風雷響，滾手連環上下防。左進青龍雙探爪，右行單鳳獨朝陽。撒花蓋頂遮前

後，馬足之中用此方。

第二首是：

蝴蝶雙飛射太陽，梨花舞袖把身藏。鳳凰展翅乾坤少，○○○○○○○。○○○○○○○，（以上迷失二句）掠膝連肩劈兩旁。進步滿堂飛白雪，回身野馬去思鄉。」

把詩念完，手中執劍，即照上面勢子舞了一回。尹玉惟有佩服。小峰、廉亮在旁看著甚覺眼熟，也都跟著習學。一連學了幾日，莫不心領神會。

眾人看見魏武、薛選放的連珠槍竟是百發百中，個個稱奇。大家住在山上，不是操練人馬，就是各人習學武藝。眾人因聞燕勇、顏崖都會劍俠，意欲跟著習學，誰知二人胸襟都不能至公無私，遇事每存偏袒，所以此術久不靈了。

過了幾時，七位公子暗暗回去，都把家眷陸續接來。不知不覺，過了一年。這日洛承志因文府久無消息，不知何時才起義兵，要到淮南探聽一番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